

2022/10/9

星期日

编辑:施亚泽 组版:李亚文 校对:林小娟

# 晚晴周刊

## WANQING ZHOUKAN

江海晚报

| 06 |

### 假期里,陪父母看一场电影

◎宁圆

这个国庆,我带着父母去看了一场《万里归途》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看电影成了年轻人的专利,电影院里只见小情侣、闺蜜,或者年轻父母带着孩子,有谁见过陪着父母来看电影的?

回头望一望,我们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什么?片名很可能忘记了,但多数人应该和我一样,是被父母带去看的,那种被疼爱的感觉依然清晰。

在我小的时候,父母即使再忙,只要有好看的电影,都会带我和妹妹去看。那时候电影票金贵,也不好买,但是一张票允许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,所以啊,两张电影票,就可以让一家四口去看。我和妹妹分别坐在父母的腿

上,刚开演的时候我很兴奋,不眨眼地盯着银幕,看着看着,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睡着了。而妹妹怕黑,从电影开始就有点闹,父亲、母亲只好轮流抱着她到门口光亮处,所以一部电影演下来,父母谁也看不全,回家后他俩要把各自看到的片段说给对方听,然后才组合出一部完整的电影来。

国庆假期,为了不添乱,我们打算就在本地看看电影,到处逛逛,这时忽然想到,多久没和父母看电影了?快二十年了吧!自从有了自己的家庭,和父母一起时的快乐逐渐淡出生活。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想过,但二老节俭了一辈子,嫌现在的电影票太贵,说不愿意花那冤枉钱;或者觉得电影不好看。

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我们总借

口工作太忙,忽略了父母,认为只要父母健康就是幸福的。我们忙着计算收入、开销,有多少钱养家糊口、有多少钱买房买车、有多少钱能为孩子找个好学校……却忘了计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陪父母。

父母老了,我们是否应该放下手机,牵着他们的手去看一场久违的电影?像他们当年陪我们那样,来回路上说说笑笑、谈论电影,不拘谨、不用顾忌旁人,老父母现在成了老小孩,也可以肆无忌惮、撒娇卖萌。

你养我长大,我陪你变老。在影院里,我发现,平时在身边不停唠叨的母亲,已经不能坚持看完这部电影了。她昏昏欲睡的时候,我赶紧把身体往她那边斜了斜,让她能更舒服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。

### 守候

◎明伟方

这些年我发表的文章里,至少有30余篇都与母亲有关,可以说,“母爱”是我写作生涯里一个最重要的主题。而我那93岁的老娘,在家意外摔跤造成股骨粗隆间骨折,在床上已经躺了两年。

202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,正在洗澡的我忽然听到一声闷响,顾不上穿好衣服就跑出来,发现老娘摔倒在客厅。我当即准备叫救护车去医院,老娘坚决不同意,说睡一觉就会好的,因为她之前也曾摔倒过几次,但都没出现什么问题,所以我也没坚持。

过了一天多,老娘的伤势没有根本好转,我还是叫来救护车把老娘送到了医院。CT显示股骨粗隆间骨折,赶紧办住院手续。主管医生等找我谈话,说考虑老人年纪太大,手术风险大,建议保守治疗。但对于90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,保守治疗实际上就是不治疗,就是在床上静养,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再站起来。尤其可怕的是,压疮、肺炎、静脉栓塞等并发症随时都是致命的威胁。

老娘无任何基础性疾病,除了62岁那年进行过一次胆囊摘除手术外,一辈子没去过医院,平时伤风感冒都极少,所以我与哥哥姐姐们沟通时,大家都一致同意选择手术治疗。医生见我们态度坚决,暂时答应等各项检查结果出来后,再确定到底动不动手术。

虽然老娘各项检查结果都较好,无明显的手术禁忌项,但骨科主任依然认为年龄太大不宜手术,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善意提醒我还是尊重医生的建议,因为任何手术对于一个90多岁的老人来说,伤痛都是巨大的。

全家人再次郑重商讨后,不再坚持手术治疗方案。

把老娘接回家中,想到身体一向硬朗的老娘从此可能再也无法从床上下来,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,躲在卫生间号啕大哭。我那辛劳了一辈子、拉扯六个儿女长大成人的老娘哟,再也无法正常地在我们这个平凡却温馨的小家出进去了。

医生说,像老娘这样股骨骨折的高龄老人,卧床时间一长,并发症无法避免。我和爱人商量:我们无法改变伤痛的无情,但我们一定要好好守候老娘生命中可数的最后时光,哪怕老娘“磨”我们的时间长些、再长些,我们以后的遗憾就能少些、再少些……

值得欣慰的是,在乐观向上的老娘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,医生当初的“预言”尚未实现。我的老娘已经平安挺过了两年时光。

祝福老娘!

### “团辅”送关爱

◎李斌/张维维

近日,崇川区和平桥街道起凤社区长青嬢嬢服务队开展“爱心敬老”团辅主题活动。嬢嬢服务队的“小老人”团体辅导社区里的“老老人”们,排解高龄老人的空虚感、孤独感,给他们送上社区与社会的关爱。



### 黄老师走了

◎沙蛮子

蒸豆沙馒头。

她把树下的草拔了,种几畦青菜、大蒜;葱头长得碧绿,辣椒红似火。谁都可以摘几个,摘了她就高兴地笑。

为了给菜浇水,她把院前的老井装了手压的水泵,轻轻按几下水就冒出来。谁家精装修,旧水池扔在垃圾箱旁边,她搬到老井旁,用砖垒起来,浇地、洗衣、洗菜都可以了。小镇停电,这里忽然热闹了,小区人都来提水洗菜淘米,她就替大家压水。

老伴走后,她搬到启东小镇来投靠女儿。女儿家很宽敞,但她她说怎能打扰女儿的生活呢?就在小院里租了房。八十岁那年,女儿要给她找保姆,她说你小姨在乡下没收入,孤身一人也冷清,让她来吧。她妹妹就来了。妹妹比她小十几天,也就是两个礼拜。她给妹妹发工资,给妹妹做饭洗衣。妹妹住了几天,就回乡下种菜,起龙虾笼子,钓虾网蟹,用小网捉田螺,然后送给女儿、送给邻居们。妹妹来了七八年,

也没做过几顿饭、洗过几次衣,都是她做好饭等妹妹吃饭、给妹妹买衣服、让妹妹和牌友们小聚,去乡路上散步。她说小时家里苦,妹妹苦了一辈子,让她享享清福。

女儿天天去看她,陪她说话,城里的女儿和儿子也常常来,都是她动手做饭。不下楼的时候,就在家里踩缝纫机,替孩子和邻居衍鞋垫、补被套,穿针引线不戴眼镜。小院孩子的父母出去上班了,孩子拿着作业本,让她讲难题。

疫情期间,城里的儿子不能来看她,给她打电话。她忽然说,这段时间不走动、不聚集,我走了不要惊动大家,一切都要悄悄地,不要添麻烦。

谁都认为她在拉家常。

她走在一个凌晨。她前一晚上说吃不下饭,腿软,让妹妹扶她到医院去。到医院就不再说话,插上一身管子,监测仪波纹就平了。直到出租屋来了新人,人们才知道她走了。

她来时种的香樟树碗口般粗了,在小院前一直青着。人们都知道是黄老师种的。

晚晴周刊投稿邮箱:  
jhwbt10000@163.com